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三十三回 進方物書記登程 游公園暑天賞雪

卻說老少年一番議論之後，忽然雜弓一句「全國醉全國亂」的笑話，引得眾人一笑。老少年道：「這個不全是笑話，我記得他們有一個記念日，每年到了這天，全國孝生、工匠、丘丁、水手，以及一切辦公的人，一律放假。全國停辦公事。沒有一個不吃酒，就沒有一個不醉。醉了之後，在街上衝衝直撞，無所不為；犯了事，法律衙門也不問，就同沒了王法一般。繩武道：「可是呢！倘叫他吃了我們的文明酒，那裡還能看得見他野蠻的真相！不要被文明的假面具，瞞了闖地球的人麼？」述起笑道：「在他們固然少得靠這樣東西，表暴他的真相，至於酒以觀德，不過是古人的呆笨做法。我們這裡有弓考驗性質鏡，一望而知，何心要個酒呢？」說話之間，酒過三巡。每換一巡酒，便換一回果液，式式不同。那甘香芳冽，沁透齒牙，和酒香灌到頂門上去。果然越吃越見精神，並無醉意。各人又談談海外的事情，彼此互相誇獎，十分款洽。酒飯已罷，各人散坐。一會船上八人辭去，其餘都在孝堂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能士帶了鐵箱，能士帶了鐵箱，約了眾人，同到艇去取冰貂，當下由飛車送到海邊，由舢舨渡到船上。到了下層，只見蓄水艙內所結的冰，已將化盡。能士道：「幸而早一步，倘使冰化完了，就都要死了。」說罷，取出一具小小電箱，把來復兩線放到冰面，按動了電機。轉眼之間，只見郭游泳活潑的貂鼠、鯊魚，一時都僵了。能士一面四名水手穿了隔電入水衣，帶上隔電手套，到艙裡去把貂鼠一一取上來；一面開了鐵箱，把取上來的貂鼠，都放在箱子裡，寶玉走近箱子看時，只見淺淺的半箱子清水，裡面透出一股冷氣。那貂鼠到了箱子裡，便又活潑起來，不過箱子小了，容不得他游泳罷了。一會兒都放完了，點著數，只有四百五十個，箱子還不十分滿。能士又叫取水來注滿了箱。那貂鼠在箱子裡面，擠的僅能轉動。能士蓋上箱子，箱子外面裝的有一個小把兒，能士把把兒搖動了一會。寶玉問道：「這是個什麼機關？」能士道：「這箱子夾層裡面裝著制冰機，這稍為搖動幾下，裡面便有一半冰，還留一半水供他呼吸，他就可以存活了。」說罷，又取過兩個軟皮囊，把鯊魚盛了，注滿了水，縛住囊口。叫水手抬到杉板船上，別了眾人，先渡到岸上，上飛車回動物院去了。

見士便叫水手下水，把鯊魚解下，把繩端送到岸上，然後眾人乘舢舨登岸，轉盤、起重架一齊運動，把一條極大鯊魚起上岸來。審驗一番，實在大得可怕。能士皺眉道：「這個往那裡去制煉呢？並且帶來的機器太小，藥料太少，這回可難住了。」述起道：「制煉的地方盡有，本孝堂的操場盡可用得，只是機器、藥料，難以設法。」見士道：「且不管他，連到了操場再講。只是怎麼連法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們前回獵著大鵬，就拴在車底帶來的，何不也用此法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個太大了。只怕要多用幾輛車才行呢。」述起便取出電話筒，叫孝堂裡放十輛飛車來。不一會到了，便指揮雜役人等，把鯊魚拴起，逐段分拴在各車上。收拾了半天，方才妥當。寶玉又把前回解放鵬鳥，飛車向上升竄的原故，告訴了眾人。切囑降盡了，才可解放。眾人一一領會。於是登車，開了升降機，合力把巨鯊移到操場裡去放下。寶玉見太陽蒸曬，恐怕腐敗，又叫人把浮珊瑚、寒翠石，分佈在巨鯊身上。把白金絲繩網等，都著人送還船上。見士看著不能設法，坐了飛車，去尋他兄弟藝士去了。

老少年同述起商量，因試驗過那貂鼠可以禦寒，要叫了硝皮匠來，剝了皮，上了硝，綴成一件貂裘。並取小珊瑚十枝，寒翠石十塊，進獻給皇帝去。說：「這個總算難得之物，皇帝春秋已高，冬夏得了這兩件東西，也是衛生之一助。」述起聽說，就極力贊成。繩武、寶玉自無異議。當下就叫了硝皮匠，叫他算夠了一件貂裘料子，拿了貂鼠去上硝。又揀了十枝珊瑚，十塊寒翠石，叫巧匠來配了紫檀架子。

卻說見士去了一天多，便同了他的兄弟藝士來了。彼此相見畢，封士便叫在車上取了各種機器下來，搬到操場去。安置停當，先了收水機，把鯊魚身上的水質收乾淨了，再用機器把藥料灌了進去。弄了兩天，方才妥帖，藝士作別去了。

再過一天，便由飛車把皮袋送來。又叫木匠做了許多木箱，把珊瑚、寒翠石及用不完的貂鼠和那海馬，都裝了起來。寶玉道：「這裡到文字區很遠，怎麼連去呢？」述起道：「這種笨重東西，只好由隧道，行駛電車，所以省稱叫隧車？」述起道：「在地下開了隧道，行駛電車，所以省稱叫隧車。」寶玉道：「地底火車，曾聽說外國有的，卻沒有見過。」述起笑道：「那是安設軌道，限定時刻往來的，最是誤人事。敝境這個不用軌道。那隧道開足五十丈寬，四通八達，一律平鋪鐵板，不用軌道。隧道兩旁，都開設了車行，任客隨時僱用。」寶玉道：「不用軌道，不怕碰撞麼？」述起道：「隧車全用鐵板做成，鐵板上都過足了電氣，拒離力極大。兩車到了五尺之內，便互相拒住不得相近，那裡還會碰撞呢？」當下便差一名雜役，到隧車行裡，叫個行伙來看了東西，議定了連價，便叫人把各箱子抬去。只有那鯊魚不能連動，仍是用飛車帶起，送到隧車行裡。然後由行中人，設法連到隧道底下上車。見士也起身作別，自上飛車回去了。

述起等督著匠人，把貂皮硝好了，座子做好了，便叫書記定了一個進呈的啟。寶玉道：「給皇上的，怎麼用啟？」述起道：「凡奏報公事的才用奏，條陳政事用疏。這種進呈的，只用啟。」寶玉道：「為甚不用表呢？」述起道：「表是頌揚體，我們從崇實黜華以來，久不用了。」於是書記用弓述起、繩武、寶玉、老少年四人台字，起弓個啟稿。給四人看過，方才正。一切工都完了，述起就差書記，了東西，坐了車，到中部禮字區去進呈。

此時寶玉早同老少年回到旅館，商量又要出遊。老少年問要到那裡，寶玉道：「隨便到那裡都可以，我只想坐一回隧車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坐隧車是極容易的事，只要有個方向才好去呀！不然，難道坐了車子混跑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兩天燥熱得狠，找個涼快點的地方去就好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怕熱容易得狠，就近到冬景公園裡逛逛就是。」寶玉道：「冬景公園在那裡，有多遠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裡去不過十里路，跨上車就到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天氣熱得狠，車飛高了更熱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一會兒；的熱，隨便怎樣也熬過了。我們且到公園一逛，順便商量定了去處，就由那邊僱隧車如何？那邊就近有一家僱車行很大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如此去便了。」

商量已定，叫童子去僱了一輪小飛車，二人上得車來，司機人便把機輪展動。果然那車飛的不高，循著官道路徑而行，一會兒就到了。老少年下車，卻不到公園裡去，帶了寶玉先到公園對門一家衣服舖裡，揀了兩件羊裘。店伙道：「今天園裡釀雪呢，二位想未知道。羊裘只怕不夠呀！」老少年道：「那麼換了貂裘罷！」店伙依言取出，拿包裡包好。老少年拿了，和寶玉同到園裡來。寶玉一到園裡，便覺得涼風習習，暑氣全消。再前行數十步，便有深光景。樹木叢雜，曲逕紆迴，繞過了一處松林，便覺得朔風撲面，不覺打了個寒噤，忙把貂裘穿上轉出松林，便覺得朔風撲面，不覺打了個寒噤，忙把貂裘穿上轉出松林，只見怪石峨嵋，疊成山景。從山洞裡踱了過去，便是萬籟梅花，冷香幽峭。寶玉搖頭嘆道：「竟能造出世界外世界。古人說『巧奪天工』，不圖我今日身歷其境。」一面嘆息，信步行去。沿路上遊人雜沓，都是為避暑而來。二人游了幾處樓台，穿過幾間亭閣，便覺得撲簌簌飛下幾顆雪珠兒。抬頭看時，已是彤雲密布，滿天雪意了。寶玉指著一個亭子道：「我們且到那裡去歇歇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前面竹林裡挑著一幅酒帘，我們何妨去沽飲，就便賞雪，你看那雪已經下下來了。」寶玉便依言，穿到竹林那邊去。只見林外三間茅屋，那酒帘就在茅屋門口豎出來。進了茅屋，轉入後座，卻並不是于堂等屋。前面一灣流水，依著那流水蓋了一道寬大長廊，屈屈曲曲的沿廊安了欄杆，佈置得十分幽雅。

二人相對坐下，酒家便送上兩杯溫酒來，又送上兩盞果液。寶玉道：「此刻滿天濃雲，怎麼我們方才在園外看他不見？難道才起了雲，就下雪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凡雲不過是從地上升起的一股蒙氣，天然的雲升的高，所以見遠。這裡釀雪的雲，其高不過百尺，外面被日光射住，所以看不見。」寶玉道：「雪也能釀，真是奇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還能釀雨呢！每釀一次雨，可以及到縱橫五百里地方。所以敝境絕沒有潦旱之災。」寶玉道：「既沒潦旱之災，自然還能釀晴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晴不能釀，卻能放。倘遇

淫雨下的久了，便用飛車飛到空中，施放硝磺火藥，把蒙氣炸開，天就晴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才進來時，在那松樹林裡，覺得一陣北風，甚是利害。想來風也能做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那不是風，不過是一股冷氣。我們從熱地上走來，陡然遇了冷氣，所以覺得像風。其實風不必做，那風是隨氣候變化的，最沒有一定。從雪地裡吹過來的風，是冷的，從大爐上吹過來的風，是熱的。無論什麼風，他吹到這裡來，總是冷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遇了亢旱釀雨，淫潦放晴，這一筆款想也非輕，誰讓出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各區從前本來都設有善堂，專辦振濟。後來慢慢的百姓都富足起來，這善堂也用不著了。然而各善堂裡都有存款產業。各區總匯起來也不少，都沒有用處。要送給政府，政府以為取之無名，且國用充足，辭不肯受；要拿來辦志方上公益之事，卻又都被政府裡辦得千妥萬當，無絲毫缺憾的了；要將來攤還從前捐助之人，各人又都以為這是已出之物，萬無取回之理，所以一向空存著。這個款項，便愈積愈大。偶然一年要釀雨，眾人商議報了政府，請政府籌款。後來想起這一項，就免了驚動政府，拔來應用，以後竟成了定例了。」寶玉歎道：「這樣的政府，這樣的百姓，那得不文明呢！」

老少年道：「我們酒已吃過三杯了，還是到那裡去呢？商議定了，好僱襪車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還沒有去看看工廠如何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就先看工廠罷。葑士開的那工廠，我還沒有見過。據說他和東方法兩個，竭盡心力，改良的不少呢。」兩人談談說說，外面的雪下大了，登時平地上積起了三寸多厚。寶玉猛然想起一處地方來。因說道：「我們且慢著看工藝，先到一個地方去。」老少年便問先到那裡。

不知寶玉說出那裡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